

智

君臣之智

家語孔子稱堯曰其智如神

錄曰繫辭曰神而明之夫萬事也萬物也

相六

出於天也夫苟出於天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理無形也未可以為神也具衆理宰萬事係於人也夫苟係於人也疑之而可言擬之而可動心有覺也此所以為神也非所以疑擬於杳冥之鬼神也

中庸子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錄曰堯之智曰如神言其用之所及不可測度也舜之智曰用中言其心之所存無

過不及也若乃曲徇己見必人以難從則不可謂之用傾駭聽聞示人以難及則不可謂之迹拒諫飾非以察為明則不可謂之好優柔不斷讒佞不分則不可謂之執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又安

相六

在隱惡而揚善乎斯皆智之賊也過與不及之故也故聖人不由焉

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

錄曰夫所惡不知務者若唐德宗猜忌刻剝以剛明自任而忘受欺於盧杞趙贊之謂也然則何如而後能察之哉夫虞庭之法具在也其所以教之者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所以察之者寬而

栗柔而立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而尤致慎於巧言令色則雖有祀贊百輩何所容哉此四凶不能危舜而一祀足以亂唐孟子之言吃緊而不可忽也

相六

二

又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錄曰禹之智繇之所謂不智也夫父子之道天性也一以率性而利一以穿鑿而害

未至於聖者可不勉哉今天下之鑿者非獨於繇也或奇察自在或墮關自賢或矜急自用或刻薄自恣或僥倖自多奚管其一端乎孟子發為行所無事之說於世道極有益未可以行水小事言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錄曰湯何以謂之勇智乎夫禪受以文章命以武然非內秉剛明之德何以知一日之問天命已絕果能上應天心下順民心乎而猶曰已日乃乎者湯恐後世以台為口實也然其實人心喜悅未占有孚而猶曰革言三就者仲虺作誥以解湯之感也

相六

三

不然雖以咨嗟涕洟如茶之金滕自陳千萬如操之下今而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果何益哉果何益哉萬章問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

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音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於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高而謂賢者為之乎

錄曰夫所謂之智者乃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之謂也然仁可勉強智不可勉強此三代以下論人物者不能純乎天理而百里奚管仲晏子之徒亦在所錄也故觀於四智二賢之論則知當時所以為之倦倦

焉者亦必有其道矣觀者詳之  
國語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窮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

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抱敵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馬弗若也桓公曰夫管仲射寡人中金是以瀕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人請諸魯比至三爨三浴

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授之以政

錄曰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傳曰天地不交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也桓當否極之後蹶然興起思以智力服天下苟

非得先欽之士同心之言何由聽信之乎牙之推賢讓能無暱比之私桓之諫行言聽有剛明之德齊國之亨夫是之由也桓公與管仲坐而問曰昔吾先君築室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平聖侮士而唯女

是崇戎士凍餒戎車待優游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為此若何對曰吾昔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更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縛本肇末勸之以賞罰

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公曰為之若何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恭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

錄曰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為卦火在天上其明及遠萬物之衆

無不照見此桓公管仲坐而論道之時也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今夫工使處就官府審其四時辨其攻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令夫

商使處就市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今夫農使處就田野察其四時權節其用

及寒擊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病  
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鑿以且  
暮從事於田野是三者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勸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秀民之能為士

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善

錄曰此不易之定論豈惟一國為然一人  
一家莫不然也上失其道民失其義士甘  
於游衍農奪於末技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亡幸矣此仲

所以深慮也

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  
卿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馬國子  
帥五鄉馬高子帥五鄉馬參國起衆以為三  
官臣立三宰公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

山立三衛

錄曰此魯作三軍所由起也智者在於善  
觀而已矣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對曰未可國未  
安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

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公曰諾國安矣其可  
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  
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  
有守禦之備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  
於諸侯則事可以隱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

曰善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有  
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

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  
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  
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

連為鄉故二千為旅鄉為人帥之五鄉為帥

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人帥之春以饒振旅  
秋以彌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  
內教既成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  
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世同居少同游

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書戰目相視足以  
相識其懼忻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

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  
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也

錄曰此內政而寓軍令徒以仲之設心外  
則一以欺人內則急以疆已憊倦焉惟以  
得志為事夫是而君子不由也若乃先王  
聯屬其民寓兵於農之法大率類此嗚呼  
齊一國也仲一人也以三萬人橫行天下

誅無道屏王室莫之能禦何況堂堂之天  
下乎夫是而不可不措之思也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對曰未可隣國未  
吾親也君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隣國審吾疆  
場而反其侵地無受其貧而重為之幣煩於

諸侯則曰隣親我矣四隣大親正封疆地南  
至於陶陰西至於濟西北至於河東至於紀  
鄒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淫亂者而先征  
之即位數年遂征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  
三十一國

錄曰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  
瞻也是故就其開悅君心纖微畢照則可  
見其明智而有餘窳其反覆傾險立心措  
志則又見其光大之不足君子可不務帝  
王之大智以正己而格物乎



左傳齊景公田於沛既還晏子侍於邊臺梁丘據馳而造馬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菱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

相六

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平于民無爭心故曰亦有和矣既戒既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錄曰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與同正相反而公私義利之所由分也蓋同之言利害不分是非其辨惟上之言而莫予違是故言之可聽聽之可入和之言祇求無背於理不求無背於言誰能無叛於道不能無叛於迹必不肯阿諛曲從陷君不義是故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入要之進無面從退無後言者和也以利害為從違得失為進退者同也易曰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為人上者可不察哉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欲隘置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夷墮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

想

九

二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鬻者故對曰鬻鬻賤景公於是省於刑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曰非宅是卜惟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吾敢違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錄曰智哉晏子仲乎卻慶氏殿鄰六十弗受一也與季札言納邑與政二也辭宅卒復其舊三也彼不知自保者今雖眩美輪奐以奸私寵焉知他日不變華改毀以盡公論乎故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以齊之多難崔慶亂於前樂鮑踵於後晏獨端委植立而不可變者讓為之懿也故利不可

強思義為愈蘊利生孽君子其戒之哉

魯饑滅文仲言於桓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使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違事乎文仲曰賢

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心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遂以曾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錄曰葵丘之會曰毋遏糴遏糴者五霸之

所戒也於是文仲之請齊人之與焉何以今之世反不然乎彼胡越尚猶一家以秦人而視楚人之肥瘠且不敢若是忍而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瀆莫非王臣胡為乎閉之糴乎夫常平社倉其制遠

相六

十

矣三年耕九年積亦云邈矣而預備倉今之要務募民既曰無策和糴亦朱書勸勸借者不得已而一行贖罰紙割未能盡知無已俾其有無自相兼濟何得以當官威令參預乎其間耶且如一府一郡所產糴

何出自本土非由外來猶之可也四通八達之道豐年尚且資之繼一壅關四路風聞市井又從而闕之小民又從而訛之來者阻絕居者騰湧安得而不坐索高價耶惟其無阻入各趨利不分速途不伺號招

自然遠來民心至愚而神索價高下不約而同又况我之可得而止者皆出於其塗之人而未出於塗者尚多也民之所仰而羅者多未出於塗之家而已出於塗者尚少也曾是而不反思之乎此移民移果所

以有限而自謂盡心者亦未嘗得也

臧武仲多智時號為聖人邾庶其以漆間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武子謂統曰子盍詰盜武子曰不可詰也統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

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得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招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統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色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也是賞盜焉賞而去之其或

難焉統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錄曰夫子嘗告季孫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其言與統正相合孰謂武子之智而可少哉夫有宣公之命官僕而後有季孫之賞庶其有桓公之納郟而後有陽虎之竊寶玉誨盜之驗如影隨響人可不

務洗濯其心乎以統之智足以服季孫外盜之言孰不敬信而內寵之私孰可殉之雖然以甲從已則諸犯門斬闕則誣統以正論而宿以憾施言之禍人一至此夫秦穆公納晉公子及河舅犯以璧授公子曰

師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請由此辭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入於曲沃是為文公文公元年王室有亂襄王出居於鄭秦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勇犯言於文公曰永諸侯莫如勤

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公以為然故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於周取王弟叔帶於溫殺之

錄曰蠱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故也無

事則何喜何隨然則授璧請亡豈得已哉介子推之事可以鑒矣象又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治蠱之初苟能使尊卑上下止齊安定何事不可治何功不可成然則求諸侯莫如勤王豈無徵哉文侯仇之事可以法矣故又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其諸

亡人子犯之謂乎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孤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魏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

焉明徵其詞公曰可矣乎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錄曰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晉雖伯國天意興之而猶藉以先焉其是之謂夫

又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弼篤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悼篤者不忘百姓公從之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晉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又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責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盛又長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毛卒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共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

錄曰愚觀成子志而有文豈不信哉夫以人事君曰忠三讓三獲曰文有天下者可不務哉徒以其霸而廢其文乃據取高位以饜異寵今之視之習不若腐鼠其視袁也為何如哉

成子卒宣子將中軍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通逖由質要治舊濤本秩禮績常職出滯濬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錄曰蠱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晉侯本

以陰柔之質詭而不正而能任剛陽之臣觀其立政制治豈非大有為之才乎故曰成季之勳豈孟之忠君臣父子之間令聞長世所謂承以德者也

鄭子產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

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乎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入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

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頌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錄曰愚觀子產之治鄭國乃知井田學校當時皆可復也夫鄭與魯與滕等也其自稱國小而偪族大寵多初非臆說也一旦取我田疇而伍之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非鹵莽也又取我衣冠而褚之使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而非姑息也斯二者先

王井田教化之遺風也其始欲殺之者習寵枯勢之為也其終欲嗣之者心悅誠服之公也然則田疇之殖者誰耶子弟之誨者誰耶蓋已寢寢乎回心向道之俗矣此有子孟子未為空言而子產能見之行事

人豈可以弱小而自畫耶觀者詳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其傷實多子於鄙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獻焉敢不盡言乎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僑聞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子皮曰善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  
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  
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今而後請聽子而行

錄曰尹何之不可使即子羔之不可仕可  
見當時議論之合也而操刃製錦之說至  
今十古膾炙人口人可不務學乎錄之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  
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  
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  
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  
於子羽且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  
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  
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錄曰愚觀鄭之詞命其膾炙人口者若晉  
微朝論幣獻捷晉讓壞垣辭楚公子以至

爭承讓陣立駟對苑獻子對士景伯其詞  
具在也至今讀之者使人耳目爽快心悲  
開明而况親聆其聲咳者乎信乎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詞可不待潤色耶

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用權竿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五月火  
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七日其火作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  
鄭皆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若有火  
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邈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  
亦多言矣豈或不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錄曰校人之譏曰孰謂子產智然則其郤  
禪竈獨非智與智故以祝史為未自強為  
本苟國無政令安能消變於未然乎有國  
有家者可不致慎耶是知吉凶禍福固有  
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數  
與命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七

弘道錄錄之三十八

相七

智

君臣之智

通鑑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  
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千

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  
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錄曰五者果足以定相乎夫乾稱父坤稱  
母大君者宗子也大臣者家相也故天地  
之廣先民之衆親之為同胞視之為吾與

皆相之職也若但居視其所親所不親者  
尚多也富視其所與所不與者尚多也以  
論三晉之相則可論天下之相則不可天  
下之相必如秦晉斷斷令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如此方可以保子孫黎  
民視彼五有之氣象萬萬不伴矣後之欲  
論相者盍舉以為法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  
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言愛一